

欽定晉書

卷之十
十六

晉書卷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六

律歷上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神道廣大
妙本於陰陽形器精微義先於律呂聖人觀四時之變
刻玉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鑄金均其清濁所以遂八
風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然金質從革侈弇無方
竹體圓虛脩短利制是以神瞽作律用寫鍾聲乃紀之
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又叶時日於晷度

效地氣於灰管故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飛灰飛
律通吹而命之則天地之中聲也故可以範圍百度化
成萬品則虞書所謂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也中
聲節以成文德音章而和備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導
性情移風俗叶言志於詠歌鑒盛衰於治亂故君子審
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蓋由茲道太史公
律書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爲
萬事之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
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及秦氏滅學其道浸微漢室
初興丞相張蒼首言音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置協律

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
音律劉歆條奏大率有五一日備數一十百千萬也二
曰和聲宮商角徵羽也三曰審度分寸尺丈引也四曰
嘉量龠合升斗斛也五曰權衡銖兩斤鈞石也班固因
而志之蔡邕又記建武已後言律呂者至司馬紹統採
而續之漢末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堙滅魏武始獲
杜夔使定樂器聲調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武帝
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勗奏造新度
更鑄律呂元康中勗子藩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
亂中朝典章咸沒於石勒及元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

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採掇而多所淪胥終于恭安竟不能備今考古律相生之次及魏武已後言音律度量者以志于篇云傳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使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竹筩寫鳳之鳴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以定律呂則律之始造以竹爲管取其自然圓虛也又云黃帝作律以玉爲管長尺六孔爲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琯以玉爲之及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又

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則古者又以玉爲管矣以玉者取其體含廉潤也而漢平帝時王莽又以銅爲之銅者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改節介然有常似士君子之行故用焉

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也又有太師則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以吉凶其典同掌六律六呂之和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皆以十有二律而爲之數度以十有二

聲而爲之齊量焉及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泠州鳩
對曰夫六中之色故名之一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
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
姑洗所以羞絜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靜
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德平人無貳
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人軌儀也爲之
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
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
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中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
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此皆所以律述時氣效節

物也及秦始皇焚書蕩覆典策缺亡諸子璣言時有遺
記呂不韋春秋言黃鍾之宮律之本也下生林鍾林鍾
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
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
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三分其所生
益其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後代之
言音律者多宗此說及漢興承秦之弊張蒼首治律歷
頗未能詳故孝武帝正樂乃置協律之官雖律呂清濁
之體粗正金石高下之音有準然徒共摭採遺存以成
一時之制而數猶用五時淮南王安延致儒博亦爲律

呂云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位在子林鍾位在未其數五十四太簇其數七十二南呂之數四十八姑洗之數六十四應鍾之數四十二蕤賓之數五十七大呂之數七十六夷則之數五十一夾鍾之數六十八無射之數四十五中呂之數六十極不生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鍾不比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中呂之徵也景子夾鍾

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其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司馬遷八書言律呂粗舉大經著於前史則以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而始動於子十二律之生必所起焉於是參一於丑得三因而九三之與本位合十辰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謂之成數以爲黃鍾之法又參之律於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謂之該數以爲黃鍾之實實如法而一得黃鍾之律長九寸十二月冬至之氣應焉蓋陰陽合德氣鍾

於子而化生萬物則物之生莫不函三故十二律空徑三分而上下相生皆損益以三其術則因黃鍾之長九寸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所以明陽下生陰陰上生陽

起子爲黃鍾九寸一

丑三分之二

寅九分之八

卯二十七分之十六

辰八十一分之六十四

巳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

午七百二十九分之五百一十二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一千二十四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九十六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八千一百九十二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萬五千五百三十

六

如是周十二辰在六律爲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陰在六呂爲陰則得其所衡而上生於陽推算之術無重上生之法也所謂律取妻呂生子陰陽升降律呂之大經

也而遷又言十二律之長今依淮南九九之數則蕤賓
爲重上又言五音相生而以宮生角角生商商生徵徵
生羽羽生宮求其理用罔見通途及元始中王莽輔政
博徵通知鍾律者考其音義使羲和劉歆典領調奏班
固漢書採而志之其序論雖博而言十二律損益次第
自黃鍾長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長六寸三分益一
上生太簇而左旋八八爲位一上一下終於無射下生
中呂校其相生所得與司馬遷正同班固採以爲志元
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傳立
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於故小黃

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爲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

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撿攝羣音考其
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
之謂也京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
之狀如瑟而長丈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
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
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
載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效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
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
暢易達分寸又粗然絃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
其中絃令與黃鍾相得按畫以求諸律則無不如數而

應者矣續漢志具載其六十律準度數其相生之次與
呂覽淮南同

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
律以準調音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願召宣
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
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爲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
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其二中不失一乃爲
能傳崇學耳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
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

靈帝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

竟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音不可書以曉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辯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候氣而已漢末紛亂亡失雅樂

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令鑄銅工柴玉鑄鍾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訴白於魏武王魏武王取玉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於是罪玉

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